

写给亲爱的爸爸

□时海彬

三月二十五日清晨,我最亲爱的爸爸您离开了我们。临走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句话,您走得是那样的平静安详,眉宇舒展,完全没有了患病时的痛苦,您嘴唇微张,像是在讲述着什么,交代着什么。

亲爱的爸爸,您就这样匆匆的离开了吗?我还没有享受够您给予我的父爱,您就走了吗?

还记得,儿时的我怯怯地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刚刚从部队回来的您,不肯喊您一声爸爸;还记得,我在你怀里搂着您脖子撒娇,您捏着我的鼻子笑着说“不害羞,傻闺女,多大了”;还记得,我出嫁时,一向坚强的您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放声痛哭;还记得,第一次钓鱼时,您帮我摘下鱼钩

上的小鱼时开怀大笑的样子;还记得,病床上的您,为了让我们多休息一会,自己努力艰难的翻着身……

亲爱的爸爸,和您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您亲切的话语,依然那么清晰,萦绕在耳,那样的真切……难道您真的走了吗?

当您被推进炉膛的霎那间,我崩溃了,我哭得声嘶力竭,那种恐惧,那种感觉痛彻心扉。

我知道,我真的失去您了,亲爱的爸爸,让我再看您最后一眼吧,从此将永远无法再看到养育我几十年那熟悉的面孔,唯有在照片上,或是在梦里见到您了……

当姐姐抱着您的骨灰来到



万寿陵,在芳香遮径,绿树成荫的花园中,我们找到了您的新家。

墓草青青,人心凄然,一块墓石如永远打不开的那扇门,隔断了无尽的哀思。

深夜,躺在爸爸曾经的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任眼泪无声无息在脸庞肆虐,您的音容笑貌现再一次浮现。

爸爸,你在时,我感觉自己永远是个孩子,可以撒娇,可以依靠,如今爸爸走了,没有了您的守护,才知道有爸爸的日子是多么幸福。一夜之间,我感觉自己长大了,我要振作起来,我还要照顾好妈妈。

是爸爸的头七祭日也是我的生日,清晨,我来到爸爸坟

清明节

忆亲人



前,为爸爸点上一柱香,把鲜花和蛋糕放在爸爸的墓前,可是再也看不到爸爸那慈祥的面庞,听不见爸爸那亲切的笑容。

爸爸,我最亲爱的爸爸,虽然我们阴阳两隔,但我相信,您没有走远,您还在我们身边,静静的看着我们,默默的祝福着我们,只是不能和我交流……

亲爱的爸爸,天堂里的您,要好好生活,不要再牵挂我们,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团结好姐妹,幸福地生活,不让您操心……

亲爱的爸爸,安息吧!来世我还做您的女儿,做您贴心的小棉袄……

丁庄巴掌大块地,一泡尿庄东头流到庄西头,但据说这里曾经是八路军歼灭日军的一个据点哩。二三十年前,村子东头的丁长顺老汉就总爱给年轻人讲那些县志上压根就没有记载的丁庄历史,讲到玄乎处,年轻人不相信了,丁长顺老汉便会受辱似地气乎乎丢下一句:不信你问我胡去!

二胡在丁庄人心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二胡是个孤儿,打五六岁的时候就爱拨弄他爷爷的二胡,二胡爷爷拉的一手好二胡,便每日里教孙子拉唱,那时候,村里人就全叫他二胡了。二胡没读过书,只痴迷于拉二胡,唱戏文,到他十来岁的时候,空闲里就常常有人,男的、女的,老人,小孩央他拉二胡,唱上一番。

二胡十五岁那年,丁庄来了个戏班子,是驻扎在丁庄的国民党一个姓余的团长请来的,说是要唱三天三夜。在第一天节目将完时,报幕的上来,说请余团长欣赏本戏班子的压轴戏《铡美案》。就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拿把二胡上去,却没有化妆,戏台子中间一站,便神灵活现地唱起来。唱到一半,那团长忽然一拍桌子,骂到:“什么狗日的压轴戏!叫二胡来!”

二胡被叫到团长面前,团长问他可会唱这一出,二胡说不会,后边却有人说:“他会,唱的好着呢!”团长再问时,二胡牙缝里挤出个“会”来,于是团长命他上台表演,二胡唱毕那些国民党的大兵们扯起嗓子叫起好来,那位五十来岁的男人一张老脸登

时变得很难看。

第二天,戏班子走了,戏班子老板把二胡也带走了。于是村里人开始争论,二胡究竟是拉的更好,还是唱的更好。尽管那年月唱大戏的低人一头,但是象二胡唱的好,拉的绝,自然也就成了丁庄人百聊不厌的谈资了。

丁二胡

□丁厚勤

这个鲁西南小村庄里走出来的苦命娃一下子红了起来。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二胡很快受到戏班子其他人的妒忌与排斥,二胡是个很灵性的人,当时他却并不在意,因为那时候他正和戏班子里一个姑娘相好,那是极标志的姑娘,后来还随二胡回过一次老家,当时整个丁庄都沸腾了,村子里男女老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姑娘,用丁长顺老汉的话说就是“那个俏呀,能把人的眼睛看直哩。”

然而二胡并没有和那位姑娘结婚,事实是二胡一辈子就没有结婚。

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二胡深受观众青睐,班主对他器重有加。然而忽然有一天,二胡一觉醒来,嗓子哑不出声来了。戏班子老板带他找了几个医生,都没能让二胡说出一句话来。老

板再要寻医时,二胡拒绝了,他心里清楚一切——前一天晚上那姑娘给他喝的茶有问题——她被人收买了。

二胡没有成为台柱子,更没和那个姑娘结婚。

二胡只是装傻,他始终没有和那女人提及那事。

两年后,二胡很奇怪的能说话了,当然也能唱戏了。这两年来,他一直默默的给其他演员拉二胡,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再后来,已是解放后十年来的时候,戏班解散了,在外奔波几十年的丁二胡又回到了丁庄,一个人住在村子最西头的河边。村里人知道二胡走过不少地方,包括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起初便有人跑去想打听一下外面的趣事,但二胡和同龄的丁长顺老汉决然不同,尽管已是上了年岁的老人,二胡人却很沉默不喜欢与人唠叨,说个不停。

丁庄的老少又可以经常听到河边传来的一阵阵悦耳的二胡曲了。那音乐里深含着幽怨,仿佛人世间最沉重的苦难、最深切的悲哀都从中流溢开来。

二胡在丁庄平静地度过了晚年,他去世时,全村的老少都给他送行。有很长一段时间,村里没有了熟悉的二胡声,人们总觉得心里空落得紧。

二胡去世五六年后的有一天,城里的50来岁的老太太找到二胡坟前,一个人呆了很久。有人说这个女人就是二胡以前的相好,但这只是丁庄人的猜测,无人能证明。人们只看到老人离开之前,在坟前放了一把二胡……



青青清明

□陈玉巧

清明节期间,我与报社的记者和众多有着摄影爱好的网友们,一同去万寿陵缅怀逝去的故人。

我们记录下了一张张感人的面孔,红红的眼眶触动着我们的内心,怀着灰暗的心情掠过已逝者的陵墓,他们的长眠拉开了空间的距离,我除了深深的鞠躬以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慰那些陷入深深悲痛的人们。

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天空,瑟瑟的寒风吹进了我们的心底,不舍的情感在痛哭的咆哮声中爆发:“不!你为什么那么狠心离我们而去”。

是的,生命就在悄无声息中完结,带着给予的思念和深深的真情,不得已的相望于两世。

我的爷爷在两年前离开了我和我的家人。在我小时候,父母很忙,我在爷爷的呵护下慢慢长大,可是他却在不知不觉中老去。他说,等我长大了,他就老了,他说这是任务,等任务完成了,他也要走了。他疼爱我胜过他自己,还教导我说长大了要好好照顾爸爸和妈妈,还有身边所有的人,我说我也要照顾您,他总是摸着我的脑袋不说话。

渐渐地,我长成了大孩子,可是病魔却无情的向他伸出了双手,握着那双渐渐冰冷的手,再也唤不醒那对紧闭的双眼了,爷爷去了,我们都不想接收这个残酷的事实,可是死神却是如此无情的带走了这位慈祥的老人。

昔日温热的躯体变成了一株冰冷的墓碑,往昔笑逐颜开的脸变成了贴在石碑上黑白的照片,可是记忆的印迹却依然深深的留在心底那个神秘的角落里永远不会忘记。

爷爷,我会把您对我的疼爱回报给身边所有的人,化悲痛为力量,让充满爱的心灵继续谱写动人的篇章,爱在心中传递,生生不息,缅怀我挚爱的亲人。

写诗的女孩

□孟环

在医院工作久了,见过太多的死亡,觉得如同太阳西沉一样无奈。可有一个病人的离去,让我的心一直隐隐作痛,久久不能释怀。她有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王诗寒,爱写诗,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可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只有13岁。

我清晰地记得,她来住院时,刚刚过了春节。她正发高烧,脸颊被烧得彤红,努力地对我笑着,有气无力地叫我阿姨。我从她的病症上判断,她病得很严重,一场大病可能降临到了她的身上。果然,检查结果表明,她患了白血病。

我给她打上点滴,她的精神有了好转,眼睛里充满了神采,望着窗外翠绿的柳树,若有所思,在笔记本上奋笔疾书。我查完房,悄悄地来到医护办公室,送给我一首诗:《柳树的梦想》

杨柳醒了/张开惺忪的睡眼/和煦的风/引她登上春天的舞台/在喜鹊的歌声里/载歌载舞/

尽情释放绿意/朔风袭来/她走进严酷的季节/带着梦想冬眠/准备明年春天/再吐新绿。

她的诗是在记录自己的生命旅程啊,难道她觉察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吗?她要像柳树那样,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展示生命的价值吗?我把她轻轻地揽着怀里,鼓励她说:“每个人都是杨柳,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会被寒风冰雪摧垮的。”她很快明白了我的寓意,高兴地说:“我相信我一定能好起来,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可是她的病情在一天天恶化,化疗让她不堪其苦,头发脱落了,全身浮肿,让人一眼就忍不住心痛。她的父母终日以泪洗面,而她,时时把笑容绽放在脸上,显示出这个年龄少有的乐观与镇定。她每天都在写诗,用诗句编织梦想,每写一首都让我看。我记住了她很多美丽的诗句:“窗外/布谷催春/我心如池塘/种下一颗莲子……”“绿肥红瘦的季节到来/我想拔节疯长/

